

德國人的「收藏癖」



柏林漫言

余渝

要問德國人有什麼愛好，那排前幾的一定有園藝、徒步和足球等與自然有關或者戶外的一些活動。然而在柏林生活久了，我總有點好奇想知道，除了這些，德國人是不是喜歡收藏點什麼？比如我們小時候看到父母輩收藏的郵票，在美國看到美國朋友收藏球星卡，在英國寄宿家庭老太太收藏的一滿牆的小銀勺……

最近有個偶然的機會遇到一位電子藝術NFT收藏家朋友，德國人，他興致勃勃地跟我聊起了關於德國人的「收藏癖」。

首先，超過一半的德國人都認真地收藏過某種物品。其中男人多過女人，原因是男人更享受收藏過程中「尋找」和「追逐」的過程。

最受歡迎的收藏品是錢幣。在歷史悠長文化底蘊豐厚的歐洲，無論從年代、品種還是歷史意義來講，錢幣都承載着豐富的文化體系。所以收藏錢幣並不是看起來找點古老錢幣收起來那麼簡單，更吸引收藏家的其實是錢幣背後的故事——它來自哪裏，多大「年紀」，它的罕見程度，它又為何稀有，在它存在的年代發生了什麼……

如果說收藏錢幣聽起來技術含量高，那麼受眾人群更廣的則是收藏漫畫和書籍。一本書收藏多個版本，一套書收集齊全，甚至收集一本書的多個語種翻譯版……人們樂此不疲。書也看了，再整整齊齊成套放上書架，天天看着也是相當歡喜的。

說起收藏的實用主義，歐洲人怎

麼能忘記音樂。黑膠唱片、錄音帶、CD，也是很多德國家裏都有的「藏品」。因為這個類別的產品真是太多了，在歐洲二手市場上，一大箱賣膠片的可不止一個攤位。

更高等級的老一代收藏家收藏的大概是男人們的最愛——手錶和汽車。在德國並不是所有的古董手錶都很昂貴，很多人喜歡收藏的恰恰是舊時候的匠人手藝。很多高超精湛的技藝現在只能靠機器代替，卻再也無法手工複製。至於汽車，古董汽車坐起來大都還很舒適，但是一年一度的柏林老爺車車展上，看到老爺爺們開得「突突突」笑得「哈哈哈」，真是如同過節一般。

德國人畢竟是技術派，所以收藏相機、打字機的人還不少，甚至還有收藏檯燈的。還有一些軍事迷，熱衷於收藏各種舊勳章、軍旗等等。

然而，在中國頗有影響的郵票收藏，在德國卻遠沒有這麼流行，甚至還不及玩具和球星卡收藏那麼熱門。事實上，德國的很多小機械玩具做得相當精緻，讓人愛不釋手。而球星卡文化則是受到美國以前香煙卡文化的影響，再加上喜歡足球的球迷甚多，其中不少成為了球星卡迷。所以在意大利，還有一家世界上最大的球星卡發行商。

而年輕一代，小孩子們早早地就已經開始接觸到了「收藏文化」——開盲盒，收集扭蛋膠囊球，交換各種卡通卡片等等。

這位NFT收藏家朋友話鋒一轉：「年輕一代小朋友都已經開始收藏電子藝術品NFT了。」

真是每一代人各有自己熱愛收藏的「玩意兒」。

喝酒·划拳·唱曲曲(下)



閒話煙雨

白頭翁

陪飲一杯，這就是「乾三不過」，陪一杯面子酒。拳場上另一個規矩是「拳打勝家」，敗家是落架的鳳凰了，酒桌上就有人伸拳立牌，要和贏家再較量，如果一直贏，贏了滿桌人，便是「打通關」，又稱「贏滿貫」，全桌的人都要端杯敬酒，表示「臣服」。

高手過招和「酒膩子」划拳不一樣。講究拳拳在譜，拳拳有路。講究「免魁去寶不請全」，就是定個硬框框，在出拳相碰時，不許出魁即五，不許出寶即零，也不許出全喊十，這樣相碰相撞上的概率就高多了，既要「捉」住對手，又要避開出招，難度就成倍地增加，如果兩人同喊一個數，伸出的指頭之和又恰恰相符，拳場上叫「喜相逢」，兩人共同端杯同敬同飲。最厲害的划拳高手叫「雙拳

鬥雙虎」，一個人和兩個人同時划拳，口裏喊一個數，左右手出不一樣的指，眼睛還得盯住對方的手指，不能讓輸拳滑過去；如果沒碰上，就迅速把左右手在胸前交叉換位，再划第二拳，但見左右兩手左右忽閃，口中喊着「四季春啊」「五魁手啊」，高手還要划出彩來，左手出的是柔拳，出手皆是蘭花指，像京劇中的青衣花旦；右手皆是鋼拳，一色的重錘直指，像京劇中的銅錘花臉。一心二用，風格還完全不同，足見功夫。眼睛還滴溜溜亂轉，明察秋毫，決不能讓對手渾水摸魚，蒙混過關。讓人看得眼花繚亂，煞是好看。早就忘了吃菜喝酒。

甲辰是我七十五歲生日，弟兄們要在一塊慶生，酒也喝了，蛋糕也切了，願也許了，菜也品了，景也看了，那天挑的地方好，是天壇公園的觀景台。弟兄們說多年沒划拳了，手也生了，嘴也笨了，眼也花了，今天再加道節目，划拳。都是老手，碰彩詞都有壽作辭。「喝壽酒」「吃壽席」「獻壽桃」「敬壽酒」開始：「三桃園啊」「四喜財啊」「全來到啊」「滿堂紅啊」，雖是廉頗老矣，但仍能躍馬橫槍「寶一對啊」……



「跑馬地：文化景觀」

「跑馬地：文化景觀」展覽正在中環大館舉行，展覽以互動地形模型，一九三〇年、一九七〇年代及近年的紀錄影片，珍貴歷史照片及地圖等多媒體展示方式，呈現人們與跑馬地交織的生活體驗與日常關係，並聚焦古往今來其景觀的文化連繫如何建構價值和意義。

香港中通社

市井萬象

鎮海樓聯意境深遠



文化經緯

招祥麟

廣州越秀山的鎮海樓，俗稱五層樓，位於廣州市越秀區越秀山小蟠龍岡上。該樓於明太祖洪武十三年（一三八〇）由永嘉侯朱亮祖所建，原名「望海樓」，

後取雄鎮海疆之意，改稱「鎮海樓」。鎮海樓於明憲宗成化年間重修，不久毀於火災，明世宗嘉靖二十六年（一五四七）重建完工。到清朝又毀於三藩之亂，清聖祖康熙二十六年（一六八七）重修，民國時期再被桂系軍閥所毀。一九二八年重修時，樓內木結構被改為鋼筋混凝土結構，明代舊磚石牆壁則基本保留。一九二九年，鎮海樓成為廣州市市立博物院，今稱廣州博物館。

清德宗光緒十年（一八八四），中法戰爭爆發，兵部尚書彭玉麟奉旨來廣東辦理防務。他在廣州期間，給鎮海樓撰作了兩副對聯，本聯是其中一副。

彭玉麟，字雪琴，諡號剛直。湖南省衡陽人。清代湘軍將領。文宗咸豐三年（一八五三）隨曾國藩創辦湘軍水師，購買洋炮，製造大船。次年在湘潭、岳州（今岳陽）、田家鎮等處與太平軍作戰。咸豐五年（一八五五）在湖口、九江被太平軍擊敗。此後率所部水師配合陸師封鎖長江，圍攻九江、安慶和天京（今南京）等地。累官水師提督，授兵部右侍郎，加太子少保，有廉直名。德宗光緒九年（一八八三）擢兵部尚書，以衰病辭，受命赴廣東督辦防務，中法戰爭中，反對主和，以後因病開缺回籍。彭玉麟聯語頗多，其撰寫的名勝楹聯多有藝術價值。

今存於越秀山鎮海樓的楹聯，原由彭玉麟親書，其後或毀或遺失，現時展示的，是書法家吳子復重寫刊刻，懸於頂層正面。聯曰：

萬千劫危樓尚存，問誰摘斗摩霄，目空今古；

五百年故侯安在，愧我倚欄看劍，淚灑英雄。

全聯三十四字，上下聯各由三分句（七、六、四字）組成，充滿深邃的歷史感與壯志未酬的情感，通過對比自然與人事的變遷，表達了對過往

英雄的追憶、對當前時局的感慨以及個人身世的自況。

上聯「萬千劫危樓尚存，問誰摘斗摩霄，目空今古」，化用李白《夜宿山寺》「危樓高百尺，手可摘星辰」句意，寫物在人非之嘆。「萬千劫危樓尚存」，以誇張的表達，形容時間的無盡流轉和世事多變。在這裏，它強調了時間的漫長和歷史的深遠。「危樓」則指歷經風雨、多次災難仍屹立不倒的古建築，象徵着堅強與不朽。「危」，《說文》云：「在高而懼也。」既有危險之意，也暗含高峻之義，這裏強調樓宇的高大與經歷的艱難。「問誰摘斗摩霄」，「摘斗」，意指伸手可摘星辰，形容極高之處；「摩霄」則直接表達了樓宇之高，幾乎接觸到天空。這句話通過提問的方式，表達對能夠達到如此高度、具有遠大抱負和非凡成就的英雄人物的敬佩。「目空今古」，形容人的視野之廣闊，不僅超越當代，更放眼於歷史長河之中，表現出一種超凡脫俗、不為世俗所羈的氣概。

下聯「五百年故侯安在，愧我倚欄看劍，淚灑英雄」，寫英雄人物不敵歲月消磨，感慨大業未成。「五百年故侯安在」，彭氏撰聯時，與此樓的創建者朱亮祖相距正好五百年。朱亮祖建此鎮海樓，五百年後，斯人已逝。這句話通過對故侯的追問，表達了對往昔英雄人物的懷念，同時也暗示了這些人物如今已不復存在的現實。「愧我倚欄看劍」，「倚欄」指倚靠着欄杆，多含有憂思或遠眺之意；「看劍」則暗指自己空有報國之志，卻無用武之地。辛棄疾《破陣子》：

子：「醉裏挑燈看劍」，或為撰者所本。「倚欄看劍」與「挑燈看劍」，時地不同，表達對自身境遇的感慨，實同出一轍。「淚灑英雄」，直接表達了對英雄的崇敬與哀傷之情，對英雄灑淚，何嘗不是對自己灑淚。這不僅是對英雄的悼念，也是對自己未能繼承英雄遺志、實現理想的悲傷。

總的來說，這副楹聯通過對比自然與人事的變遷，表達了對過往英雄的追憶、對當前時局的感慨以及個人身世的自況。它展現了作者深邃的歷史觀、壯志未酬的悲情以及對人類文明和精神的永恆追求。

全聯意境深遠，時空交錯，上聯的「危樓尚存」與下聯的「故侯安在」形成鮮明對比，前者強調物質的持久，後者則抒發人事的無常。從形式上看，本聯嚴格遵循了對仗工整的原則。上聯與下聯在字數、詞性、結構等一一對應，形成了工整的對仗關係。同時，楹聯的音韻和諧，讀起來琅琅上口，富有節奏感，讀者細加品味，自會產生一種不可言傳的歷史質感。



▲鎮海樓現為廣州博物館之所在。

資料圖片



▲廣州鎮海樓的對聯。

資料圖片

還能寫一寫好文字，這才是我歐陽修的至樂！

歐陽修在滁州寫了多少詩文？四十歲，應該是創作的黃金期，據傳，單單在滁州，歐陽修就寫詩撰文百餘首，千百年來，滁州的山水草木，都因歐陽修的詩文而泛着不一樣的輝光。他寄情山水，乘興而至，盡興而歸，山水之間，鋪開宏宣，揮筆而就，成就了筆底煙霞文章，他在《題滁州醉翁亭》一詩中開頭便寫：

四十未為老，醉翁偶題篇。

醉中遺萬物，豈復記吾年。

他竟然把自己四十歲之後在滁州醉翁亭的這些華譜成了詩歌，當成了日記，以記華年。

說來也巧，歐陽修在他年屆花甲之年，以刑部尚書銜，到

了我的故鄉亳州為官，滁州一別，他已經沒有了在滁州時的聘才任情，由偏愛美酒，變為修心養性，在亳州渦河岸邊的龍潭邊「閑臥明珠」，在寫給友人的心中說亳州的棗花之香，棗子之甜，還把自己的號從「醉翁」改為了「仙翁」，可謂淡出塵煙。年華流徙，果真能改變人的心性。

我以不惑之軀，在夜晚的醉翁亭邊望月懷人，睹亭追遠，月華如水，傾瀉在醉翁亭周邊，想必九百七十餘年前的今日，醉翁也在此亭中珍饈列盤、釀泉飲酒、促膝而談，聲樂動滁州。此刻亭已垂垂老矣，檐牙高啄依舊，醉翁亭之後，又有歷代文人紛建別亭八座，可謂亭台堂閣林立，只為追慕醉翁。

月望亭名，為蘇軾手書。書為楷書，與蘇軾諸題相比，字跡蕭疏，有謙謙君子之風度，蘇軾對歐陽修何其崇敬，「三蘇」前後皆得到歐陽修的栽培和提攜，難怪蘇軾對他盛讚「事業三朝之望，文章百世之師」，可謂尊敬之至。

夜色漸漸暗下來，周遭的山景黑越越的，群鳥也噤了聲，唯有山泉是嘩然的，恰襯夜的靜。無邊的露水落下來，或者稱之為「結出來」，嘩嗒嘩嗒嘩嗒，由亭檐和草木上墜落，似一場毛毛雨。透着夜色，忽嗅到一股奇異的香氛，是菊花！繞過亭子，朝後園走，果真有一叢，在微弱的月光映襯下，黃花燦然，一股馨香。滁州不僅有好亭，亦有好菊，滁菊之美，在山水之間有清標高格，亦能品茗，在杯盞之間幽香撲鼻。

反正現在也睡不着，掐了三朵滁菊帶回去，泡一盞菊花茶，滋養今夜好夢……

醉翁亭一景。
新華社

夜遊醉翁亭記



李丹崖

秋分，向晚，至醉翁亭。山高月小，有泉嘩然，昔聞此亭周遭有芍藥數株，妖冶燦然。芍藥初夏開，自然看不到花，或因天色漸晚，竟尋而不得。好在一園子的山景也恰好，琅琊山色襟抱裏，有亭台堂閣共九座，當頭要數：醉翁亭，其餘為：

寶宋齋、馮公祠、古梅亭、影香亭、意在亭、怡亭、覽餘台、二賢堂。九亭台如九子，在這座江南風格的園子裏，各具特色，各美其美。

查閱一下資料，歐陽修應該是不惑之年到了滁州，知己智仙和尚為他修建了一座亭子，專供他與往來賓客品茶宴飲，後來，歐陽修自謙酒量不佳，飲少輒醉，就自稱「醉翁」，此亭亦被命名為「醉翁亭」。

巧的是，我今遭來到醉翁亭，也與醉翁當時的年齡相仿，亦是「飲少輒醉」之人，歐陽修的酒量有多大，已經不重要了；我的酒量我自知，二兩倒也，不顧眾人，趴在桌宴之上，酣睡如自家床榻。

歐陽修不善飲，卻又懂酒，他在《醉翁亭記》裏寫：「釀泉為酒，泉香而酒洌。」足見釀泉有好水，水為酒之母，水好，自然出好酒，想來用釀泉泡茶，亦有好茶湯。守着一座山，山珍、釀泉、美亭、一眾知己，自是好愜意。四十歲的歐陽修，儘管是遭貶，胸中卻仍有意難平之志，觀「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，而不知人之樂；人知從太守遊而樂，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。醉能同其樂，醒能述以文者，太守也。」可知歐陽修慨嘆，山中禽鳥哪裏知道人的樂趣？眾人知道跟着我遊山玩水而樂，哪裏又知道我快樂的要義？喝酒又喝酒的樂趣，醒來